



美洲西班牙 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1492~1810

米罗舍夫斯基著

37856
C3

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从被征服到独立战争前为止
(1492—1810年)

米罗舍夫斯基著

金 乃 学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М. Мирошевский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КОЛОНИЯХ
ИСПАНИИ
ОТ ИХ ЗАВОЕВАНИЯ ДО ВОЙНЫ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1492—1810 г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46.
本書根據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46年版譯出

2086/36

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从被征服到独立战争前为止
(1492—1810年)

〔苏〕米罗舍夫斯基著

金乃学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5 $\frac{1}{4}$ · 字数 114,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1002·291 定价(大) 0.47元

序 言

本书是苏联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維奇·米罗舍夫斯基(1900—1942)的遺著。米罗舍夫斯基贡献出他内心蕴藏的全部热情、全部的智力、整个的一生，直到最后一息，为祖国和科学服务。

米罗舍夫斯基从少年时代起就出色地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用言词、用笔墨、用枪杆为伟大的列宁思想而斗争。他热心不倦地工作，无论在敖得薩战斗工人队同德国占领军的斗争(1918)中，无论在國內战争前綫年輕的紅軍队伍(1919)中，无论在叶卡切琳諾斯拉夫担任党的要职(1920)，无论做新聞記者、做教师 and 学者都是一样。

米罗舍夫斯基选择了拉丁美洲史做为他的科学专业，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些有价值的著作，从而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科学。这些著作显示出他在探索和钻研新的档案材料方面的巨大努力及进行科学的批判研究的非凡才能，使他获得了应得的声誉，成为苏联的最通曉拉丁美洲世界的专家。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后，做为爱国的学者，米罗舍夫斯基渴望直接参加这场神圣的斗争；他以志愿人員的資格上了前綫，在那里担任步兵連的政治指导員，后来担任师报的編輯。

就在这前綫上，1942年8月17日，他那充满对祖国的热

爱的心停止了跳动，那已经作出许多贡献并且将会作出更多贡献的科学活动，正当创造力旺盛时期中断了。

米罗舍夫斯基打算写的和着手写的关于拉丁美洲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些有意思的著作，没有能完成，但他那些得以完成的和一部分亲自准备出版的著作，就已经是一份很大的科学珍宝了。

在欧洲史和殖民地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对于西班牙殖民地历史各阶段上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的精密知识、高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使米罗舍夫斯基的著作远比他所选择的这个领域内的其他很多著作为优异。

“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从被征服到独立战争前为止”这部著作，仅仅是一部巨著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却自成为一种系统的、完备的、独立的著作，不仅阐明同独立战争有关的一些极重要的问题，而且阐明拉丁美洲国家历史的许多别的问题。

在谦虚地题为“导论”的头一章里，作者用极简要的叙述，就已经鲜明地描画出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情景。从那充满丰富的实际材料和写得引人入胜的正文每一页上，都可以感觉到，作者对史料下了一番缜密钻研的工夫，而对西班牙人目击者和外国目击者的证言，则作了仔细的研究和批判的对比。

这里确切地分析了宗主国同整个殖民地的相互关系，揭露了西班牙封建王国和殖民地居民各种集团之间的矛盾，最后，阐明了殖民地本身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往下，在研究反西班牙运动的客观先决条件的增长时，作者描述了殖民地人民各阶层在进行反对西班牙的斗争中所采取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具体形式。

本书指出并追溯了解放运动的两个支流：一方面是享有特权的土生白人上层分子力图摆脱宗主国的令人厌烦的和私自利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印第安人、黑人——为反对他们认为首先应归咎于西班牙统治的骇人听闻的剥削而斗争。

土生白人的分立运动，是在它从著名的柯尔蒂斯的儿子们要脱离西班牙的最初尝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发展中表现出来的。

印第安各族人民的斗争溯源于对最初一些征服者们的英勇的防御战争；对于这种斗争，作者是用两个半世纪西班牙统治期间的最鲜明的例子来探究的。作者正确地强调指出，多次的叛乱行动，尽管没有成功，却有助于形成解放斗争的传统，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非偶然，18世纪80年代的印第安人起义的领袖康多尔堪基不仅宣布了复兴印卡帝国这种口号，而且袭用了在同征服者斗争中最后牺牲的一位印卡人的圣名——图帕克-阿马鲁。

在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殖民地的内部阶级矛盾在两世纪间如何没有能使解放斗争的上述两个支流汇合成一个反西班牙战争的强大的洪流以后，米罗舍夫斯基便详细地讲到18世纪80年代的革命危机。这种预告未来独立战争的严重信号，同时也有力地暴露出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和土生白人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

在这次危机以后，土生白人的分立主义者就更加坚定地不愿向“有色”人民呼吁，而力图依靠一些先进的外国——西班牙的竞争者——的援助来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他们指望在这些国家的援助下用“上层革命”的办法来推翻西班牙的统

治，而完全不要人民群众参与其事。

論述在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和革命时期的复杂形势下寻求这种外国援助的那一章，是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在这里，多才的研究家十分光彩地表明他能够精細地分析国际关系，作到文献上头一次广泛而有根据地提出这个問題。

在米罗舍夫斯基編写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时所用的各种各样很多的史料中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史料。作者根据发表的回忆录、通信集和首次利用的我們的档案文件，完全按新方式描述了俄国政府的立場和叶卡切琳娜二世对土生白人分立主义者的孜孜不息的代表人物——米兰达的态度。

米罗舍夫斯基跟早期研究这个問題的人(罗伯特逊 Robertson, 巴拉·貝来斯 Parra Perez 等)不同,这些人局限于純粹表面地和有时肤淺地解釋事实，而他却揭露俄国政府支持西班牙美洲解放运动所蘊藏着的那些理由。

发表米罗舍夫斯基的科学研究，对于了解拉丁美洲历史进程，对于进一步研究与之有关的問題，将有很大帮助；这些問題中有許多只是在我們作者的这部前所未有的、真正科学的著作中才提出来或者涉及到的。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次

序言

导論 西班牙美洲 (1492—1810 年)	1
第一章 1780 年以前的解放运动	49
第二章 革命危机 (1780—1782 年)	63
第三章 西班牙美洲分立主义者寻求外国 援助 (1783—1789 年)	76
第四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西班牙美洲的 解放运动	92
第五章 西班牙美洲分立主义者与英国政府 (1795—1807 年)	101
第六章 独立战争前夜美洲的反西班牙运动 (1808—1810 年)	124
結語	140
附注	144
重要史料和参考书	154

導 論

西班牙美洲

(1492—1810年)

1. 領 土

1492年10月12日，寻找通往印度的西行航路的三艘西班牙帆船，横渡了大西洋，在靠近美洲大陆的一个后来取名为圣萨尔瓦多的小岛的岸边投锚。

在这次使哥伦布的名字永垂不朽的航行以后不久，西班牙征服者们（Conquistador）——幻想着迅速致富的没落贵族、肯为低微的薪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使自己和别人流血的雇佣兵、畏罪逃命的强盗——象一群凶恶的猛兽冲向了美洲，所到之处使一切化为乌有，在那富裕的国度恣意烧杀，奸淫、掠夺、摧残那里的居民。后来，资产阶级的诗人，用响亮的词句歌颂这些卑鄙的“功绩”，“推崇”它们，把它们笼罩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烟幕。

“象一群雄鹰从地上飞起，
厌棄了安逸生活和优厚待遇，
沉湎于幻想的流浪者和兵士，
在巴罗斯港登上了船只。”①

征服者们的后裔何塞·马利亚·德·爱来第亚，在19世

① 何·马·德·爱来第亚：“战利品”，格魯什科夫俄譯本，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121頁。



西班牙征服者和印第安人的斗争

紀曾这样描写哥倫布的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起航。

引誘爱来第亚的祖先們远涉重洋的“幻想”不是别的，而是渴望大发横財。世界上出現資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黄金成了最高偶象，要人崇拜它，要人为它牺牲。

“黄金真是奇妙的东西！誰有了它，誰就主宰他所想要的一切。黄金甚至能为灵魂打通一条到天国去的道路。”哥倫布在1503年从牙买加曾写来这样的話。

于是，为了寻找神話中的“黄金之国”（El Dorado），一队队武装到牙齿的“幻想家”便分散到新大陆各地，奠定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基础。

哥倫布完成了四次到美洲的航行（1492—1503年）。結果探索了安的列斯群島的大部分島嶼及中美洲和委內瑞拉的沿岸一些地区。在海地島上建立了最初的西班牙人移住地，这

些移住地就成了征服者們进一步远征的据点。在1513年,巴尔波亚横越了巴拿馬地峽,发现了太平洋。在1519—1521年,柯尔蒂斯率领一小撮冒险分子侵占了墨西哥。在1530—1533年,毕薩罗用微不足道的兵力征服了秘魯。

到16世紀中叶,西班牙人已經在从墨西哥北部边境直到拉巴拉他平原(除葡萄牙屬巴西以外)的領土上巩固地确立了他們的統治。

据罗舍尔統計^①,到1550年,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人数不过15,000人。

为数不多的征服者,在总共几十年間,怎样就把他們的政权扩展到了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呢?

西班牙人在美洲碰到的居民,是处于低級发展阶段的。^②

虽然有些印第安部落懂得冶煉金、銀和銅,而墨西哥的阿茲蒂克人和秘魯的印卡人甚至懂得冶煉这些金屬和制造青銅,^③但是印第安人却不知道冶煉鉄矿。他們还不能不用石

① 威·罗舍尔:“殖民地、殖民政策与移民”,来比錫—海德尔堡,1856年版,第164頁。

② 恩格斯依据摩尔根的考察,认为美洲的土人在被西班牙征服以前沒有提高到野蛮的中級阶段以上,即生活在阶级产生前的社会条件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1分册,第11—12頁。參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頁)。固然,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积累的最新的科学資料,使我們有根据认为,在最先进的美洲部族(阿茲蒂克人、印卡人)那里已經存在有阶级剝削和国家政权。

但无可爭辯的是:不用說別的美洲部落和部族,就連印卡人和阿茲蒂克人,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也比西班牙侵略者低得不可比拟。

③ 阿茲蒂克人是否懂得制造青銅这个問題,很长时期曾在各种專門书刊中爭論过。庫諾夫坚决地肯定,阿茲蒂克人“还没有学会……熔合銅和錫来制取青銅”(庫諾夫:“世界經濟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第240頁)。但是,菲利普斯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保存在不同博物館中的許多阿茲蒂克人“銅制品”,



西班牙人在巴拿馬的堡壘

制的武器和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人以其完善的战术，以美洲从来未見过的枪炮、鋼甲和馬匹，自己在力量上就占了絕對优势。同时，印第安人各部落还未形成民族的統一体，处于分散状态，并且互相敌对，这样他們就容易为外来侵略者所征服。柯尔

混合着一些錫，——固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含錫量都沒有达到真正青銅的标准：10%（菲利普斯：“阿茲蒂克人的金屬工业”，載“美洲人类学家”丛刊，1925、1927年，第4集，第553頁）。

至于印卡人，那就連不愛夸大他們的技术发展水平的庫諾夫，也认为無疑地他們曾經相当广泛地利用青銅。

蒂斯打破阿茲蒂克人在墨西哥的統治，是依靠跟他們敌对的一些部落（特拉斯卡兰人等）；毕薩罗在征服秘魯时也采用同样的作法。

不久，征服者們的印第安人同盟者，自己也完全受到了西班牙人奴役之苦。

既然西班牙人自己在力量上占决定性的优势，那末为什么在 16 世紀的前半期沒有侵占了墨西哥以北的、当时还没有被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占据的广闊領土呢？这是由于西班牙殖民政策的特点所决定的。对征服者們說来，主要的引力中心是墨西哥和秘魯，因为它们有金矿和銀矿。封建专制的西班牙，把它的殖民地主要当做是一种广大的源泉，从那里汲取貴金屬；在西班牙人看来，这些殖民地不但做为銷售市場和粮食原料基地，即使做为吸收本国的剩余人口——貧困者和失业者——的領土，它們的意义也是十分微小的。在 16 世紀的西班牙地图上，推测为沒有金銀的那些美洲区域，用这样的詞句标示着：“Tierras de ningun provecho”（“无收益的土地”）。这就使西班牙的征服活动有了一个自然的界限：在墨西哥以北的、被认为沒有貴金屬的区域，招引不来征服者。“假如在北部发现了什么类似秘魯和墨西哥的宝藏的話，那末在那时（16 世紀前半期——作者）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就会成了新的秘魯和墨西哥。”^①

西班牙失去了占有这两个流域的机会，以后就再也沒有能挽回，其中的原因是既跟它的国内形势有关，也跟起了变化的国际形势有关。在 16 世紀的后半期，西班牙就已經显露出經濟和政治衰落的征兆，后来它便降到了欧洲最落后、最軟弱

① 萊茵：“15 和 16 世紀西欧各国爭夺北美洲的斗争”，斯图加特—哥达，1925 年版，第 71 頁。

的国家之一的地位。^①固然，几十艘船年年把金銀从墨西哥和秘魯的矿場运到宗主国来；貴金屬的洪流氾溢在西班牙，閃耀夺目的光芒照耀着半破坏了封建城堡。但是，为了追求廉价的商品，金銀立刻就流出国外，流到更先进、更进步的国家，——这不利于西班牙本身的經濟发展，甚而对之起阻碍作用。^②

在国际舞台上，西班牙迎头碰到了那些經濟和政治的实力在迅速增长着的竟敌。在无敌舰队复沒(1588年)以后，西班牙已經不能再自負为第一海上强国。西班牙的竟敌——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毫不在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关于分割世界的臭名昭著的敕諭^③，不仅动手把北美洲“空閑的”土地变成他們的殖民地，而且开始侵占那些直接在西班牙殖民地区域內的領土。荷兰人在16世紀末占据了圭亚那，在1634年

① “在查理一世的統治以后，西班牙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衰落，显露了类似土耳其帝国最坏的时代十分令人憎厌的那一切可耻的长期腐敗的征象，……大的君主国家是在16世紀形成的，它們在每一处都是在相互冲突的封建阶级——貴族和城市——的沒落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欧洲的其他大国中，君主专制表现为文明教化的中心，社会統一的倡导者。在这些国家里，君主专制等于是一个實驗室，社会的各个成分在其中如此混杂和发生作用，致使城市得以把中世紀的地方性的独立和主权变为中产阶级的普遍統治和市民社会的共同权力。相反地，在西班牙，貴族沒落了而沒有丧失其最恶劣的特权，城市丧失了它的中世紀的权力而沒有获得近代的重要地位。

自从君主专制确立以来，城市即已在不断衰落的状况中苟延殘喘。……由于城市的商业和工业生活衰落，国内交易就变得稀少了，不同省份間居民的往来不如已往頻繁了，交通工具被棄置了，大路也漸漸荒蕪了”(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載馬克思、恩格斯：“論西班牙革命”，人民出版社版，第7—8頁)。

② 法国政論家普拉德神父在1817年总结西班牙的官吏和貴族在美洲殖民地三百年的逞威作福时写道：“西班牙掌握着世界上最富的矿場。但它从那里却得不到利益。它只不过是一条运河，美洲的貴重物产經過它，然后散布到全世界。”(普拉德：“論殖民地与美洲現在的革命”，第1卷，巴黎，1817年版，第37頁)

占据了庫拉薩奧島。英国人在 1625 年占領巴貝多茲島，在 1655 年占領牙買加島，这样就掌握了西印度的一些最重要的战略陣地；他們占据了蚊海岸（在中美洲）和尤卡坦的东南部（英屬洪都拉斯）。在 1697 年，西班牙不得不“自願地”把海地的西半部让給法国。

在 18 世紀，西班牙又失掉了它的一些美洲領地（根据 1795 年巴塞尔和約，法国取得了海地的东半部；1797 年英国人侵占了特里尼达島）。尽管这样，它还是把大部分領地保持到了 1810 年，即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开始以前。西班牙得以如此，与其說是归功于它自己（到这个时候它只保存了往昔强盛的幻影），不如說是归功于它的竞敌的彼此仇視，妨碍着它們互相間瓜分西班牙美洲。只要两个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和法国——互相間进行着爭夺世界貿易和工业的优先地位的斗争，只要这种斗争的結局还没有最后确定，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因此而束縛着手，——西班牙尽管十分落后和軟弱，也可以认为自己的殖民地处在比較安全的状态。^① 法国要侵占西班牙美洲的意图，总是遭到英国方面的反击，——反过来说也是如此。

在路易十四世的孙子安如公腓立普继承了西班牙王位（1700 年）以后，欧洲各国认真地算計到西班牙美洲有可能轉

① 在 18 世紀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英法之間在瓜分西班牙美洲的基础上互相妥协的方案，但是英法矛盾的不可調和，妨碍着这类計劃的实现。这种方案中的最后一个，是 1792 年 4 月由当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杜穆里埃提出的；他命令法国駐倫敦的專員都維良和塔雷郎力求跟英国締結軍事同盟，而引誘圣詹姆斯內閣的办法，應該是法国政府同意共同反对西班牙（“塔雷郎的外交通訊。塔雷郎 1792 年的出使倫敦”，附巴令作的序言和注釋，巴黎，1889 年版，第 233—235 頁）。这种外交手腕并没有能防止 1793 年爆发的英法战争。

到法国人的手中；^①但是英国的坚决反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年），消除了这种可能性。

1761年馬德里的和凡尔赛的波旁家之間締結的“家族盟約”，在以后几十年使西班牙在美洲的利益处于法国保护之下，甚至让西班牙获得了一些領土：在1763年，西班牙取得了路易斯安那的西部，做为它在七年战争中援助法国的报偿（固然，在1801年，它不得不遵照拿破侖的要求，把这块領土归还給法国）。

1806年英国军队占領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蒙得維的亞之所以成为暂时的事件，沒有发展为试图侵占整个西班牙美洲，只是因为英国的主要兵力被吸引到同拿破侖斗争方面去了。

直到1810年，西班牙国旗还飄揚在广大的領土上——从北緯38°到南緯42°。在查理五世的继承者們的領地上，还从来没有落过太阳。

2. 行政制度

在西班牙开拓殖民地的最初几十年間，征服者們享有頗大的自主。他們的部队不是王家军队的一部分；而是科尔蒂斯、毕薩罗、孟多沙及其他征服的直接組織者的私人卫队。这些部队的长官每个人都是自己支付征略的装备費用。夺取来的財物归他来支配；他只是必須把其中一定的（通常是五分之一的）份額分給王室。在征服了某个地区以后，他就成为那里的执政者——阿德兰他多（adelantado），总攬行政、軍事和司

^① 在古列維奇的著作中曾从英国在西班牙继承战争时印发的小册子里摘录了一些句子，其中表示担心，怕西班牙王位让給路易十四世的孙子会严重地打击英国在美洲的利益（古列維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起因与英国的商业利益”，圣彼得堡，1884年版，第174—178頁）。

法的大权。在征服者死去时，阿德兰他多官衔及其带有的权利就傳給他的继承人。这一切都事先載明在一种特殊的合同（協議书）上，这种合同是由王家政府和征服者們的首領來訂立的。

由此可見，阿德兰他多与其說是被征服地区的欽任长官，不如說是这个地区的封建領主、半独立的国王藩臣。

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征服者們和王室之間的冲突。既然西班牙封建专制王朝不久以前在國內打破了封建貴族的政治独立，那現在就不会容許它在殖民地再恢复起来。在征服美洲的初期，巴尔波亚、柯尔蒂斯、毕薩罗等人的出征，还象是一种冒險行为，令人怀疑是否会得到什么好处，那个时候王室倒肯容忍征服者們的半独立地位，只要他們不要求官家出錢去資助他們的事业就行了。但是，当墨西哥和秘魯的宝藏真正落到了征服者們的手中时，情况就变了。協議书現在成了一种障碍物，妨害王室直接支配夺得的殖民地财产。

并且，王家政府也无法确信，征服者們占据了那些面积超过西班牙很多倍的地方，有朝一日就不会希望把自己对宗主国半独立的地位变成完全独立的地位。西班牙的一位大臣曾經向征服者們表示沉痛的責备：“我觉得，你們在力图叫印第安人除你們以外既不承认別的神，也不承认別的君主。”^①这句话确切地反映了实际情况。拉斯-卡薩斯在1542年上查理五世的报告书中，写到某些征服者的“沽名釣誉的計劃”，他們想望“在这些或那些省份里夺取最高政权”^②。秘魯从1537年成了征服者的两派（毕薩罗派和阿尔馬哥罗派）之間为政权而殘酷斗争的舞台，其中每一派都沒有把王权放在眼里。1942

① “拉斯-卡薩斯文集”，第1卷，巴黎，1822年，第237頁。

② 同上书，第236頁。